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六

開禧三司在國錄國事前中書右丞相駱國更領錄事都總裁臣朕脫等奉

黎

劉拯

錢通

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昂

宋喬年

子昇

張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棧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

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
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死祖爲書廷堅秦觀
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
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
忿形於詔詰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
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
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
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鷲視不慙也進右正言累
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
用如禮拯曰毋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毋乃后也當改

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
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
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
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
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
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
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
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
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憤更乘爲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

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詞昭告宗廟天下莫不

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旣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旣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

數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加紹聖三年九月詔書皇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

皇后名位未正乃用為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明典禮忠義凜凜措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
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
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
膚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
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
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
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滿造廢元祐皇后議亟

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
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王巖叟以下旣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
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過關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
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
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
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
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
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

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
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
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
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卽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
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
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
日一視朝欲顯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

縣同門婿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權
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
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
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
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
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

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
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
石公弼以爲執中反覆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
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楊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
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
中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
貶龐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
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
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
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青溪主簿咸
平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
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
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
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
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
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
人材者韓忠彥實爲之首忠彥遂罷材驚恐疾視善
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

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頡頏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已鷹犬外搏鬼獸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據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擅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

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

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

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

妄出已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東京置

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

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

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

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

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

俞奩發其姦利事京徙奩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

詔曷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
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爾試日曷與
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
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
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曷曰計一歲諸路戶
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
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
光祿大夫與王棗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
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岸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

鄉書試禮部既自調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
學士院賜進士出自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
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桃僖祖藏夾室充國請
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
臣大臣不懌會廟鄉食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
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
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
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
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

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為敕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以微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為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

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謂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龍輿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張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

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嘉得締蔡京為
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違遂濟成黨
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成司翰林
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徙鄭越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
廣直廬帝書摛文堂榜賜之燕太子賓客以疾改延
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燕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
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

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儼雖符
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
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
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
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
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
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
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今觀察
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昏
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

儒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官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

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敕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

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
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
爲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
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
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
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
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疆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
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
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

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
間利病加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
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
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
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
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
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
爲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

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
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
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
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
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微
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
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
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
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次於東
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長強淵明宋

喬年劉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
人之為術處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
哉

快清雨
跡去已
華彩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陽翟人登
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
食求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
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
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
舌吞聲而以言為戚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
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

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

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竒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聰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及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中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李林

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聰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今移病。

歸始居邠城治地數畝爲婆婆園屏處十餘年人無
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
殿中侍御史旣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
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
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
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
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
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
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
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
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詭
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遺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元符應請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孿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待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

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
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
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
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
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
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
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
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
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
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

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
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
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
敕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
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弁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
和買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
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
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其材堪充某州某官
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

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二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乎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勸之

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廼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

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
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為食淡毋嗜河豚
及蟹毋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
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
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學肄業又兼博士遷
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
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
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摘

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
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
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脩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為
大晟府典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
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乃罷為樂令未
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
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
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
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卽冠鄉書登高第調河

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棗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鑿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

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
看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
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
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毋憂去宣和七年提舉
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
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
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
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
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

多能
至正
生年
同姓

及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
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爲
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
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
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卽致仕久之御史中丞
黃復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
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
用途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
陵至宣仁后寢官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

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
論救貶監彬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
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
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
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
令記注官卯漏正卽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
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
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
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災暵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
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

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
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
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
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於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
爲腴熟鷓鴣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
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鷓鴣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
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
幾哉毋惑乎任諒之言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廖國文碩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勳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十五

一

監生武照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十五 二四 五

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曾出背壘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鄣功轉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

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千級正拜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
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規
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
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
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
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
使夔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城釋
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
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
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

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
尉不能邪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
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
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
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
梧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
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
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
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
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

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
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
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於陣年六十二
帳下韓綜雷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
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可河津追
削官秩長子勣至閣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
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蘚以灌事泣訴於朝
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
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

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
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
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
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
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
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
爲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
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
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
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

躡躡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預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

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廷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

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
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离不之意以爲
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
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微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
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雲至真定遣從吏孛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
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
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
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
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

言康王舊與幹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
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
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
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
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
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
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
雲箚得烏絕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
民益信其爲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
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

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
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
戰死

譚世勛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
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
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
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
仕世勛獨坐直廬繕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鄰居
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
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

罷提點太平官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
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勛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
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
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止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文
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
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
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腹
瑤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
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
夷將衰之兆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

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
論世勳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
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爲四
道置都總管事得顯決世勳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
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臬不樂
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爲上策今
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
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旣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
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
卽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臬議再扈車駕
至金帥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
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
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
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
以薦爲敕令刪定宮武學博士大司成疆淵明賢其
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季不往謁
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
山委率不暇經目死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

以楊戩旨意迫取其甚急執禮一闕知其妄欲白之長
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
中林摠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
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
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
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
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
妾之盛有嬌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
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

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脩撰時賦
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
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
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
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旣悟其失復取之
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
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居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

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蓋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

王俟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搗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

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
京西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
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
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旣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
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
稷也太子覆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
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
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且疑黼挾寇柰何振知
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
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煦

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
言者劾爲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復還故官靖康
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
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
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
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
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
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
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
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椅角擊之曰彼

狷獫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
上嗟咏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
評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
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
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
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
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桌言
宜思所以折之之策桌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
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
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旣而振乃

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
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
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
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
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
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
於甚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所獄寬其罪不使有
纖介可指高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

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
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
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
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
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
德軍擒其酋賞虜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
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
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
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
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
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
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
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
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
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
斷饗道擒護糧將一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
夜半偽相語曰聞漢一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
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

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
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賊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
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
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為鎮海軍節度使靖康
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
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
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勳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
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冠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
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其危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七

宋史三百五十八

開禧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節書右丞相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昫脫等奉勅修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始祖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

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
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
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
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
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
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武之
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
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
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
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
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
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
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
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
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
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
對延和殿上迎調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
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

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踈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

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
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
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
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
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
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
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首長
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徙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昫綱曰
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昫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
竟使昫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
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昫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
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
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
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
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

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
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
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
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
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
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
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
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
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

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
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尙不及
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
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
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
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
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
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
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
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

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

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
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
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
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
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
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
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
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淡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
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
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

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
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
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
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
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
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
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
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
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
皇帝并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

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

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

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
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
離之會中書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
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
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
原圍未解種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
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
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
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
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

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
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
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
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
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
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
朝蠱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
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
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
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遽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

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
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
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
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
以叅政巡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叅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行之
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
去陛下宜錄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
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
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辭出鞏洛望拜陵寢潛

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
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
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
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
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
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
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
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
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

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䟽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䟽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

道官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

可得
信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諭。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

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為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相。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

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
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
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
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太舉二曰議巡幸謂
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
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
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
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

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
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
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
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
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
風六曰議戰調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
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
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
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
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又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風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

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帥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七

十四

監生武煦刊

伯彥上
不可少
汪字

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
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
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詔
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
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
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
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
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
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
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

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
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顏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
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
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
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
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
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
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

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

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

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得
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
勤主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
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
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
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
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
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
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
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

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
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
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
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
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公途劫掠甚於盜賊
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
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
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以留
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
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一十五人爲用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

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首民出財以助兵費

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兵部員外郎張浚曰

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

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

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縑費將安出齊愈將極

論之浚曰公受視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

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

下以二聖遠狩以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還兩

宮致天下養也蓋懷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

事正當挽弓鳴鏑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

二帝不笑迎請而曰歸不然雖冠蓋相送甲第豐禮
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
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事為二聖通問使
奉表以從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
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
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大劫山東淮
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息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
曰淵聖勤於政事宵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
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
大功可成否則漢石碣言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

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
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
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
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
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關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
矣上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
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
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
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者在西北

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遙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矢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候

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

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
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
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
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詔罷經
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
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
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
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
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

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
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
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
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
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儁二人微言
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
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
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
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噉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
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

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
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
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
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
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
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

列傳卷第一百十八

宋史三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驤國領經筵筆勅總裁臣脫等奉

黎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

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
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
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
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
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
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
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
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
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
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

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
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
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
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
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
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
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
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
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

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

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此。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

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疆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

貞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疆，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疆敵可威，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興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初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開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木，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救，邈乎無聞，則群臣誤

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本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曰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

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
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
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覩矣然敵兵雖
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
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
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
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
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
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
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

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
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
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
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
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
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

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資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

真不悟哉耶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噐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
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
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
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
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
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
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
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
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
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

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
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
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
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
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
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
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
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
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

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

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摹。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

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

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

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嶽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

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鄧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草

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

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

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被，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余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

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使或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謬也。使國家

之勢羸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蒞拔。昇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

紹興十年
卒

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亟踵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速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

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
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日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
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
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
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
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
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
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撓
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

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列傳卷第一百十八

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宋史三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社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實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廷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

嘉靖丁巳年 監生王道行刊

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爲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

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

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
一郡則四郡皆應是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
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
澤櫬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
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
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
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
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
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
事曹輔贊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
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
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
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
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
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
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
會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

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
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
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
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
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
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
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
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
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

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甘
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
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
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
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
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
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
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
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
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三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

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
昌偽赦或啓姦雄之意物主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
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
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
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
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
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
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
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

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
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
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
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
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
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
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白絕其民也臣雖鴛鴦怯當躬
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
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令

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均素著既至首捕誅合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敢萬乎今日乃汝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卽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

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回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

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

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

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
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
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
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
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柰何輕棄以遺
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
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
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
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
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

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
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
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
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
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
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
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
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
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

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闔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食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撝澤選兵五

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

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

又三月矣。陛下不日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喟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曰。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吳人圍有言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備。對之謂非可鄙之責。考守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托之計。早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侂。制趙世隆殺之。至

四百六十一
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一萬來歸。世隆懼其變，遣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責之曰：河上陷，沒吾宋法。今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謀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全掩其不備，敗之。澤感澤，曰：吾此方聞其名，當尊憐之。對南人言，必曰：綜節澤，說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意從澤，關即渡河，勦敵揚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關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合，羽然何敵國之足

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主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以修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
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
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群盜聚兵儲糧
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
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
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
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
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
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在章惇誤
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
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
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
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
宗卽位除樞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
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
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
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

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
 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
 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
 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
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劉光
 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
 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
 孰不可為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
 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
 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

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
 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
 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瓌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
 剗光世渡江駐蘄黃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
 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
 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
 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九

十三

監生王道行刊

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羣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願浩過失凡年言上罷願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後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

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

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
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
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
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
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
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
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
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
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

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
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
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
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
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
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
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
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
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

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

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
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
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
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
貴州防禦使璦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
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
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
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
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
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

宗史經京下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
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
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
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
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
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
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
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
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
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

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世光。世光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太。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

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訢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

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
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
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
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
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
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抅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
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
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
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

入患羸當靜以養之。復加攻破必傷元氣矣。金人
廢劉豫。雖遣間招河東。守將壽。毫。陳。蔡。之間。往往舉
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
亦奏言。淮地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
曰。朕常慮江地數百里。兩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
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
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
以梓官及母后耳。群臣怙憊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
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
之。但得梓官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

言群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諶奏事，又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諶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諶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

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傳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徃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

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
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恙他人所不及
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
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入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
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
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
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
責之曰良藏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
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
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

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
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
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
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如賢
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
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
廟堂并擢鼎奏踈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
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
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
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

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繕謫宮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青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

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鉅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自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規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聞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慧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而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

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宋史三百六十一

開禧儀同三司樞密監國軍事留書丞相廖廖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程昉等奉
勅修

張浚 子杓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
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
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
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
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
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

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

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賈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

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已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太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且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輜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輜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

卿柳州朕不覺羨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聚淮

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莞浚歸高宗驚嘆即日起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

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
 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
 任陝蜀之事置募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
 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
 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
 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董引大兵渡
 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
 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
 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
 大攻江淮浚歸治軍入信州知金人北歸復還

關陝時金帥兀朮猶不之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

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未興金人大恐
 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
 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
 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
 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
 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
 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

嘉靖丁巳年
 監生鄒京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五
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木僅以身免亟鬻其
其酒鬻遁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
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
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木怒曰是謂
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
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
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

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
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
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
會有言浚殺趙嘏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
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
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
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
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
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

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旣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旣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元木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元

木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元木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元木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旣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

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速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原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賊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

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湖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

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猷
 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猷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
 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
 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
 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
 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
 使何薜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
 僻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冷血願陛下揮涕
 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
 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
 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並誓殲敵讎十
 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臣天不弔禍變忍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隕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
 蹙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之賜罷黜上

四目人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
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
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
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
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
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
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
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鄴瓊副之
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
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言瓊等碎
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
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
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鄴瓊
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
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
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
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

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
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
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
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
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䟽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
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

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
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
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
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
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
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
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
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
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

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
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
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
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
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
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
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
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

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
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
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
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
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
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
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
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
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
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

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
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
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
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
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
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
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

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
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
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
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
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
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
陰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
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

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壽
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
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
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
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
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
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
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

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尙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
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
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
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
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
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
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
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

睿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常歸一矣二年議進辛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比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
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
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
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
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
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
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
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
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
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
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
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
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
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
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
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興舊戍
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
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
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
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當
懷憤懣。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
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
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
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
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
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

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
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
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
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
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恠之。未幾。果
獲真盜。改知衢州。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
管五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
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
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將獎其不畏

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
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
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
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持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徒
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
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牓復六井府治火延
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
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迂
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
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州部侍郎復兼知臨安

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冒
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宜諭求
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
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
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
洪問道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
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友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
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
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
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
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
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
者以杓為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
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
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
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

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
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
人豪者歟羣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
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
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伺浚
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
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為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
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勅 歸儀司上程國錄軍國書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等奉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李正顯校

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

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相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

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即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曰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

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脩來見勝。非論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脩為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脩。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一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

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大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昉。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脩為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

承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
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
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
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時負外郎江端友請營
宗廟議者非之以為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
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從同
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為勝非治疽而愈奴
為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為兵官獲盜勝非不
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
當罷者十一事魏矰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
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
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
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
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

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為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後頤浩以轉輸隨種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

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

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
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傳
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
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
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
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遣人寓
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有
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
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楊惟忠留
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傳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

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上言今
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
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
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迂
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願浩曰願浩曩諫開邊幾死宦
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
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
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
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傅黨託旨請願浩單
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

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
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
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浩
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
遁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
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御
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
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
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
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

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社充敗績上曰事
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
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
所預願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
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願浩章十數上願浩求
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願
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
願浩寘軍中高宗以願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願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
又請王瓌巨師吉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

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願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願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願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又得閣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旣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

璠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開府鎮江願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一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一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

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

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
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
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
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
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
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
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
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
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

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
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
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
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
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旣至以疾不能見乃
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願浩有膽略
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
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
報服恩讎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

勝非朔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紆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

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

詩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管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
之類皆釐正之宜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用
赦申雪徐秉哲吳并莫儔等並叙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
南仲孫覲蔡懋等並叙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
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
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
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實宗尹乙科宗尹
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
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
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

佐宗尹請除侑為宗正丞持御史張詠專劾之罷
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
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
滂遂罷李弼帶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勳弼亦
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臣晁公為儲時嘗稱
者以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上
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置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
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欽慈士大夫也宗尹
寔此議奉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
其與宗尹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洛鞅

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
嘗先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
蓋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授不通
命致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
詰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節
峭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
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致起
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兼學士建寧府學士引致虛為
詳定官議下台既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與大

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
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
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易嘗乘蔡京怒擠之
後王家坐妖言繫獄事連易論死致虛爭之易得減
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
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
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
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
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我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
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

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
宇賜名諫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
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
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
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
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
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
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
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石
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益假官俸

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六宗
卽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
詔以正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
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
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
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
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
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
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官至鄧州千秋鎮金將
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

遁致虛斬之孫紹遠王似王倚等畱陝府致虛收餘
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
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
而出殺澗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
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秦家觀文
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
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
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
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歿焉致虛坐落職責
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

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宗寧初治
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
曹時蔡卞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
自持下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拔擢畧盡獨好
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不
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
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今天下知朕
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
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寧其事莫肯行好問

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為頽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消元符上書獲護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

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

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

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旣繫街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

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湏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劬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贖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

好問自慙。力來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察
身。實不為。勤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
賚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
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朝
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
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
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
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偽命。
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
附權臣。天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
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
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由劉。其心有足亮云。
呂好問。不附蔡。不逐朱。勝非。非也。云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史三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書節書君丞相樞密國領經筵事都總裁院等奉
勅修

李光

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懋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
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
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
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

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

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吏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

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
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
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
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
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
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
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
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
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為寧德宮
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

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
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
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
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
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
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
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
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
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
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

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

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

城外索闕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
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貲給遺有水軍叛
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
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
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
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
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
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
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
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

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
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
浮梁以濟湏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
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椳木為撞竿倚女
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
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
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
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
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矣嘗
實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交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敵

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硤石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葦之場或礮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

軍兼戶部侍郎督管繕事光經營搏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群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某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父屯宣城擅肆以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以光段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賊

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女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么

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賊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

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親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

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率力精健又二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

傳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傳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

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願得張所為帥所為御史嘗論

李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為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

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

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北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

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實緣僥倖于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

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怨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

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通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

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休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

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旋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餼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愨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愨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為之感悟建炎改元為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第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

敵謂之巡社為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昞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昞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如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

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遠不遠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善惡恐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為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帑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子餘道以京西卒二千為衛將佐官屬置司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

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閣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直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備用其奏詰責招撫

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請遷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季子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未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人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

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自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

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
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
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
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
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
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造其子正彙從學後
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
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
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

瓘黨傳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
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
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
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
得入覬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
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
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
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
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

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為馬共嗤笑之
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畧無所可否
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
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
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
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
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發
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
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
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亟命

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
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官
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
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恥卒
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
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
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
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
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

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為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史三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節書表相慶豐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俾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輩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氊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

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

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

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

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

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裕殺數十人擒臘以

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

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

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

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

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艦

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
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
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
盜賊逢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擒戮殆盡積功
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
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
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
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
領所部入衛會金人返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
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

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
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
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違者命後
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
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
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兵卷甲
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
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溲沱河時真定失守世

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
盡圍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
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
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
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
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洶懼世忠據
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將世
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
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
下兵授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

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
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
臺又擊黎驛叛兵敗遂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
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西
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
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祗城下不解甲人心危
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
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
劉彥異議卽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
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

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為所敗會
 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
 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
 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選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
 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
 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於沐陽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
 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人止宗請往湖南世忠
 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
 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

變爭淮江當留兵為守車駕當分兵為衛約十萬人
 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采在陽
 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間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
 在苗傅劉正彥及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
 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慙氣酒
 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
 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往之公無憂浚欲知進退浚曰
 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馬轉告言
 誘賊知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
 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

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勿傳正彥聞
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
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
張俊為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
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日白太后遣二人
無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
夫人俾述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
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
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
臨平賊將黃鵬為素言負山阻河為陣中流祖鹿角

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
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
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
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
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
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
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謂湛握手與語
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
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
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

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詔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社

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

者四十八日。太乙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木一夕潛鑿渠。

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木也。是役也。兀木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及辛企宗等。

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旂什鼓徑抵鳳凰山頗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翕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

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彬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

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克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

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淮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絀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合軍中日抵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

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帥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遂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攸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鴣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

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攸陳楠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猗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

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
同力役夫人梁親織簿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
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
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
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
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
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
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
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木與劉猗皆至

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心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
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駟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
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
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
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府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
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以揚武翊運功臣加橫
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
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
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促於
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

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束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
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金師北討招納歸附爲
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
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
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
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
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括之

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
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
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
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
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
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
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
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

八月薨進拜太史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
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
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
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
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
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慙直勇敢忠
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
語世忠獨櫻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宣可受鐵
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一大將多曲狗檜苟全世忠與檜

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
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
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狡猊螫及跳
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
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
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
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
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

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卮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卽兼權右曹卽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卽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除

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輿罷交承爲緝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贏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啟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丐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丐祠養親提舉祐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鞠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宜定獄且答杖之刑猶引

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爲主旣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鑄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劫

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上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孽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

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專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餘

至靳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危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
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
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木渡江惟世忠
與之對陣以間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
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
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
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
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
用惜哉

列傳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史三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器國事前中書丞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黎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
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
黃水暴至毋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
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
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
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
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
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
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
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
郎隸畱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定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
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
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
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歿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畱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盧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二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十作于孫清下有四字

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陝右運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十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

詩注

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馬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四 四 監生林思貞刊

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木趨建康飛設伏
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木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
新城大破之兀木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
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
兀木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
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
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
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
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棄機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
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
壑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會長七
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
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殲金兵不
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賊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

汝殺

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二百二十四

六

監生林思貞刊

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逢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
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柰何飛陽曰姑交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
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
命士奪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
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
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
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逢
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
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負從者可憫縱之

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土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
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
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
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
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
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
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
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
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眾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
 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
 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
 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
 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
 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
 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

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
 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
 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
 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
 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
 之非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
 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
 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
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
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
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
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
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
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搆中原故疆誠易爲力襄
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
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

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亭苦戰詎飛飛
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亭苦僅以身免賊
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
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卒飛辭劉置使乞委重
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要爲上流要言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
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諫飛飛移
屯光州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討
雲南賊開國子兀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命飛

解圍提兵趨虜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吉字
漢與精忠在會金兵一戰而潰虜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及關中糧之量給官錢免官私通負州縣官少
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觀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
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
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
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習水戰飛
曰兵向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
武義大夫單騎

按其部拊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
 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
 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
 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
 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
 曰賊不盡降何求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芴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
 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
 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
 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
 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
 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
 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
 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
 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
 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

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毋憂降制起復飛扶輓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卽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

介下有中字

飛善言
帝善於

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
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
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禡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踴

極下有字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大
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
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
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
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
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事在德
了作不

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
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
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遂不以德瓊兵
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
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
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
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揚沂中爾飛曰
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大
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可不盡其愚豈以行

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立紼終喪服以張憲攝軍
事安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宣少元爲宣撫判官監
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
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宣元還言將和士銳
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
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夫決臣願提兵進討順
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
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
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讞瓊叛浚始悔飛復奏

宋史三百六十三

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誅師二州為
淮將孫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忘劉豫可以間而
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亦吾軍中人
張斌取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
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甚緩死
即訪服六作蠅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發豫飛奏
宜乘廢豫之際擄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

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
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
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
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
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
諭乃受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

大哉
多哉

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有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策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杜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南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聽馬足拐子馬相連

拐子馬

聽作所

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

少亦小

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
 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
 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
 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
 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
 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同乃先請張浚楊沂中

請作記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曰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恸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
 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
 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
 之方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
 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

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木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候命帝又賜札以飛小

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木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

鎮節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
 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
 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
 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
 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
 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搥誣世忠
 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害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
 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
 罔惠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
 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
 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風尚劾
 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
 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
 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

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
 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
 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
 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
 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
 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
 詔逼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

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
 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
 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
 仁輔並言飛無罪尚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
 保飛尚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
 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其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去以為金人所畏服
 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

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
 驩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
 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管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
 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
 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
 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亡復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
 軍虜凍死不折墜餓死不止凶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
 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
 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調
 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
 田又為屯田歲有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
 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
 自楚來歸韓世忠畱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

論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
 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
 奸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
 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
 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
 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
 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拾遺
 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
 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
 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

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
 霆

雲飛養子年十一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
 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
 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

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
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
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
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書
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曹修武郎閣門

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
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
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
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
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甌可復宋
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
濟下獄嗔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